

# 貌恭心違

杜曉梅

## 安南國國書與嘉慶初期中越關係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典藏的〈安南乾隆帝金箋〉及〈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二件精美文物，為清嘉慶時期安南國王以屬國身分上表哀悼的國書，是朝貢體系下國際關係的見證，其文物價值彌足珍貴，更可窺探嘉慶初期中越兩國的特殊關係。

### 西山朝奉表稱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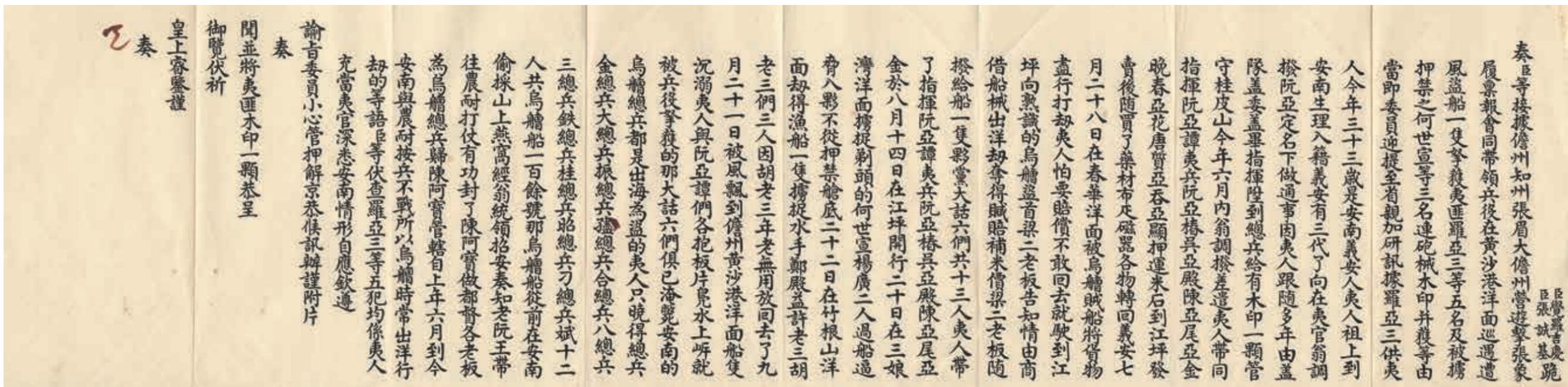
越南，原稱安南，先後歷經黎、李、陳、後黎、阮等朝代更迭，向來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由宋至清，一直為中國藩屬；清嘉慶時期受封改稱「越南」，並沿用至今。乾隆末至嘉慶初期，安南歷經多次動亂，先是西山朝的阮氏兄弟崛起，推翻越

南中部的舊阮政權，再攻滅建國三百餘年的北部後黎王國，進而成為越南新主。後西山朝兄弟鬩牆，老大阮文岳（？～一七九三）於歸仁稱帝；老二阮文惠（一七五三～一七九二）自立於富春，改名阮光平，並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向中國請求冊封為安南國王。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九月，阮光平在義安病故，遺命由當時年僅十歲的長子阮光纘（一七八三～一八〇二）繼位。阮光纘繼位後，除以訃告清廷外，亦遣臣前往中國請求冊封，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正月，清廷派遣廣西按察使成林（？～一八一七）諭祭，除加諡阮光平「忠



〈安南乾隆帝金箋〉與〈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二件安南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清 覺羅吉慶奏 《奏報擊獲安南匪羅亞三等五名情形》 嘉慶元年十二月七日 8扣 故宮0873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純」外，同時冊封阮光纘為安南國王。

阮光纘受冊封後，持續與中國維持宗藩關係和朝貢貿易，藉以獲得來自大清豐厚的賞賜及免關稅的貿易特許。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安南國正忙於請進庚申年（嘉慶五年）例貢，依乾隆五十七年所議定的新例，安南貢期由三年一貢改為兩年，六年遣使來朝一次改為四年，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正是二年一次的朝貢之年。為此，安南國王阮光纘在前一年就開始繕撰表文呈進，準備來年遣使赴京，但此時中國卻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 太上皇乾隆駕崩

嘉慶四年正月初一日，才剛在乾清宮接受文武大臣行慶賀禮的太上皇乾隆，隔日竟「身體不豫、向夕大漸」。初三日辰時，養心殿即傳來嘉慶皇帝慟哭的哀號聲，在位長達六十年，高齡八十九歲的乾隆龍馭賓天了。太上皇駕崩的消息很快就傳遍北京城，各王公大臣及黎民百姓間

間穩定關係。但實際上，阮光纘卻貌恭心違，表面順從大清，私底下卻縱容海盜掠奪中國東南沿海各省，藉以換取本國自身的利益，清廷對此問題一直深以為患。

乾隆晚期，即有不少華南海盜投靠西山朝，如莫觀扶、鄭七、陳添保等人，他們都被授予官銜，並具有封官贈銜的權力，透過不斷吸收小股海盜及西山政權的支持，其勢力日益壯大，逐漸成為華南沿海最大禍患。西山朝統有全境後，由於長期戰爭導致國庫虛耗，為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並維持其統治權力，遂唆使其官兵出海為盜，入寇閩、粵、江、浙等省滋擾，不僅夥劫官米及琉球貨船，並搶劫地方財物，令閩粵等沿海百姓苦不堪言。更有不少海盜將安南水域當做避風港，以躲避清廷水師的追捕。雖然大清會就此事照會安南國王，但阮光纘卻虛應故事；清廷對此甚為不滿，雙方關係也因此產生微妙變化。

### 陽奉陰違的安南國

嘉慶初期，海盜持續為害東南沿海

訊後，莫不震驚哀慟，不敢置信這位即將迎接九十高壽的太上皇棄臣民而去。嘉慶遭此大故後，隨即頒下諭旨，派睿親王淳穎、成親王永理、儀郡王永璇、大學士和坤及王杰等人總理一切喪儀，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奉大清為宗主國的屬國，如朝鮮、琉球、蘇祿、安南、暹羅、緬甸等，也透過本國使臣齎回或經由各省督撫轉發，陸續得知太上皇駕崩的消息。當乾隆遺詔送抵南方的屬國——安南時，已經是近四個月後的事了。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廣西巡撫台布（一七三四—一八〇五）等將乾隆遺詔送抵安南，安南國王阮光纘聽聞大清特使蒞臨，立即與朝內大臣出郊領接，跪聽綸音，並積極準備赴京進香事宜。阮光纘在外交禮儀上極力表現對大清的恭順，實帶有其政治目的。

當時安南國內局勢動盪不安，不僅政變頻繁，南方更面臨廣南王後裔阮福映的征戰威脅，為了爭取清廷對西山朝政權的支持，阮光纘對於宗藩間的禮儀皆悉心遵從，致力維持雙方

海各省。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十二月七日，兩廣總督覺羅吉慶（？—一八〇二）奏報，在黃沙港洋面擊獲安南海盜羅亞三等五名，并獲安南總兵木印一顆，覺羅吉慶在摺內述及：

擊獲夷匪羅亞三等五名，及被擄押禁之何世宣等三名，連砲械木印并獲……安南的烏船總兵都是出海為盜的夷人……今安南與農耐按兵不戰，所以烏船時常出洋行劫。（圖一）

從覺羅吉慶具奏的內容及羅亞三等人的口供可知，當時海面上的艇匪另有安南總兵十二人，及安南烏船一百餘號，皆有安南國王賜予的封號及印信，足資證明這些艇匪實受安南國王阮光纘的默許與支持。

對於安南國王暗中支持海盜活動一事，嘉慶早知其情並深感痛惡，但當時四川、湖北等地正爆發川楚教案，國內事務焦頭爛額，故未大舉興兵問罪，而是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此一事件。安南國王阮光纘此時正與廣南王後裔阮福映發生內戰，為了拉攏大清對自己的支

臣覺羅吉慶跪  
臣張誠基跪

奏 臣等接據儋州知州張眉大儋州營遊擊張象

履稟報會同帶領兵役在黃沙港洋面巡邏遭

風盜船一隻擊獲夷匪羅亞三等五名及被擄

押禁之何世宣等三名連砲械木印并獲等由

當即委員迎提至省親加研訊據羅亞三供夷

人今年三十三歲是安南義安人祖上到

安南生理入籍義安有三代了向在夷官翁調

撥阮亞定名下做通事因夷人跟隨多年由蓋

隊蓋委蓋畢指揮陞到總兵給有木印一顆管

守桂皮山今年六月內翁調撥差遣夷人帶同

指揮阮亞譚夷兵阮亞椿吳亞殿陳亞尾亞金

晚春亞花唐質亞吞亞顯押運米石到江坪發

賣後隨買了藥材布疋磁器各物轉回義安七

月二十八日在春華洋面被烏船賊船將貨物

盡行打劫夷人怕要賠償不敢回去就駛到江

坪向熟識的烏船盜首梁二老板告知情由商

借船械出洋劫奪得賊贖補米價梁二老板隨

撥給船一隻夥黨大話六們共十三人夷人帶

了指揮阮亞譚夷兵阮亞椿吳亞殿陳亞尾亞

金於八月十四日在江坪開行二十日在三娘

灣洋面擄捉剃頭的何世宣楊廣二人過船過

脊八影不從押禁船底二十二日在竹根山洋

面劫得漁船一隻擄捉水手鄭殿蓋許老三胡

老三們三人因胡老三年老無用放回去了九

月二十一日被風飄到儋州黃沙港洋面船隻

沉溺夷人與阮亞譚們各抱板片竟水上听就

被兵役擊獲的那大話六們俱已淹斃安南的

烏船總兵都是出海為盜的夷人只曉得總兵

金總兵大總兵振總兵強總兵合總兵八總兵

三總兵鉄總兵桂總兵昭總兵刁總兵斌十二

人共烏船船一百餘號那烏船船從前在安南

偷採山上燕窩經翁統領招安奏知老阮王帶

往農耐打仗有功封了陳阿寶做都督各老板

為烏船總兵歸陳阿寶管轄自上年六月到今

安南與農耐按兵不戰所以烏船時常出洋行

劫的等語臣等伏查羅亞三等五犯均係夷人

充當夷官深悉安南情形自應欽遵

諭旨委員小心管押解京恭候訊辦謹附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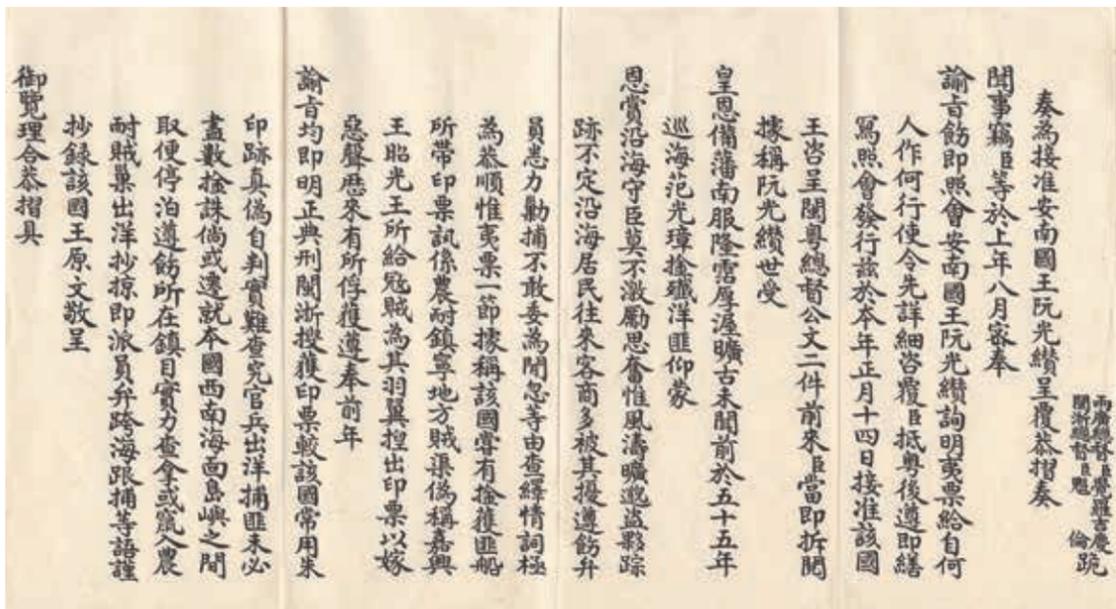
奏

聞並將夷匪木印一顆恭呈

御覽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圖二 清 覺羅吉慶奏〈奏為安南國王阮光纘代奏呈覆夷票來源情形〉 嘉慶2年1月16日 8扣 局部 故宮08758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奏為接准安南國王阮光纘呈覆恭摺奏  
聞事竊臣等於上年八月密奉  
諭旨飭即照會安南國王阮光纘詢明夷票給自何  
人作何行使令詳細咨覆臣抵粵後遵即繕  
寫照會發行茲於本年正月十四日接准該國  
王咨呈閱粵總督公文二件前來臣當即折閱  
據稱阮光纘世受

皇恩備藩南服隆恩厚澤曠古未聞前於五十五年  
巡海范光璋擒獲洋匪仰蒙  
恩賞沿海守臣莫不激勵思奮惟風濤曠遠盜踪  
跡不定沿海居民往來客商多被其擾遵飭弁  
員竭力勦捕不敢妄為開忽等由查該情詞極  
為恭順惟夷票一節據稱該國嘗有擒獲匪船  
所帶印票係農耐鎮寧地方賊匪偽稱嘉興  
王昭光王所給冠賊為其羽翼捏出印票以嫁  
惡聲惡來有所俘獲遵奉前年  
諭旨均即明正典刑聞浙投獲印票較該國常用未  
印跡真偽自判實難查究官兵出洋捕匪未必  
盡數擒獲倘或遠就本國西南海面島嶼之間  
取便停泊遵飭所在鎮目實力查拿或窺入農  
耐賊巢出洋抄掠即派員弁跨海跟捕等語謹  
抄錄該國王原文敬呈  
御覽理合恭摺具

御覽理合恭摺具

外，連同豫進庚申年例貢都予以延後，俱於壬戌年（嘉慶七年）應進例貢時一併呈進，二十七月內不受朝賀，並停止宴賚，以示體卹遠藩之意。雖然嘉慶已諭示如前，但因訊息往來耗時甚久，安南國王阮光纘在末及收到嘉慶的敕諭下，早於五月初十日即撰安金箋及表文各一，連同進香儀物，包括沉香壹千兩、速香壹千兩、白絹貳百疋、白布貳百疋和黃蠟五百斤等，由阮光俊、吳時位、武輝璠等三位使臣攜至廣西準備進呈北京。當時安南使臣大多走陸路赴京，自都城富春（今越南順化市）向北而行，進入中國腹地之前，會先抵達位於兩國邊界的鎮南關，叩關入城後即為廣西太平府境，使臣們在此稍事休息，在中國官吏的護送下繼續啟北上，這一條進京之路千里迢迢，來回約需數月之久。阮光俊等一行人從安南起程，浩浩蕩蕩地北上抵達鎮南關，先向廣西太平府知府遞送該國王阮光纘所修表文，表達欲赴京進香之意。廣西巡撫台布收到太平府知府轉遞的表文後，隨即擬稿具奏，詳述

持，自然不敢明目張膽與清廷對抗，阮光纘在接到照會後立即呈覆，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在接到該國王咨呈後，隨即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正月十六日具奏：

夷票一節，據稱該國嘗有擒獲匪船所帶印票，訊係農耐鎮寧地方賊渠偽稱嘉興王昭光王所給，冠賊為其羽翼，捏出印票以嫁惡聲。（圖二）

將責任推給農耐的阮福映政權。嘉慶二年三月，阮光纘為了討好清廷，差委官弁丁公雪、武輝璠等，帶領兵船，將拿獲的盜犯黃柱、陳樂等六十三名解送內地。對於阮氏此舉，嘉慶也不吝給予褒賜，特頒如意、玉山、蟒錦、紗器等以示優獎。

安南國雖奉表稱臣於中國，表現恭順，但這種「封貢關係」對屬國來說，大多著眼於與中國進行貿易，並取得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安南國王阮光纘透過表面上的恭敬順從，即能從大清換取豐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再加上面對南方阮福映的軍事威脅，自然須致力維繫與清廷

安南國使臣已攜帶表文和儀物抵達廣西，以及懇請赴京進香等情。

奏摺送抵京城時已值七月，嘉慶覽奏後於七月十七日諭示：

即令貢使齎回儀物，將表文二封進呈。所辦是。朕披閱該國王表文，情詞哀切，具見惻忱，茲發去安南國王敕諭一道，著該撫派員齎至鎮南關，交鎮目轉遞該國王祇領。

僅留下安南國王所撰寫的二封表文進呈，其他儀物則由使臣齎回該國，不必遠赴來京。這二封被留下進呈的表文，此後即一直祕藏於清宮。歷經文物南遷，輾轉遷移，後安全地抵達臺灣，即是現今院藏的〈安南阮乾隆帝金箋〉與〈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二件重要文物。

### 院藏金箋與表文

〈安南阮乾隆帝金箋〉和〈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至今保存狀況仍甚完好，具有很高的鑑賞與文物價值。〈安南阮乾隆帝金箋〉（圖三），置於藍色團花織錦封套中，封套上以漢文墨筆楷書「恭輓金箋」四字。金箋

的關係。惟阮光纘陽奉陰違的行徑，引起了清廷的猜疑和不满，雙方關係陷入緊張態勢。

### 遣使赴京致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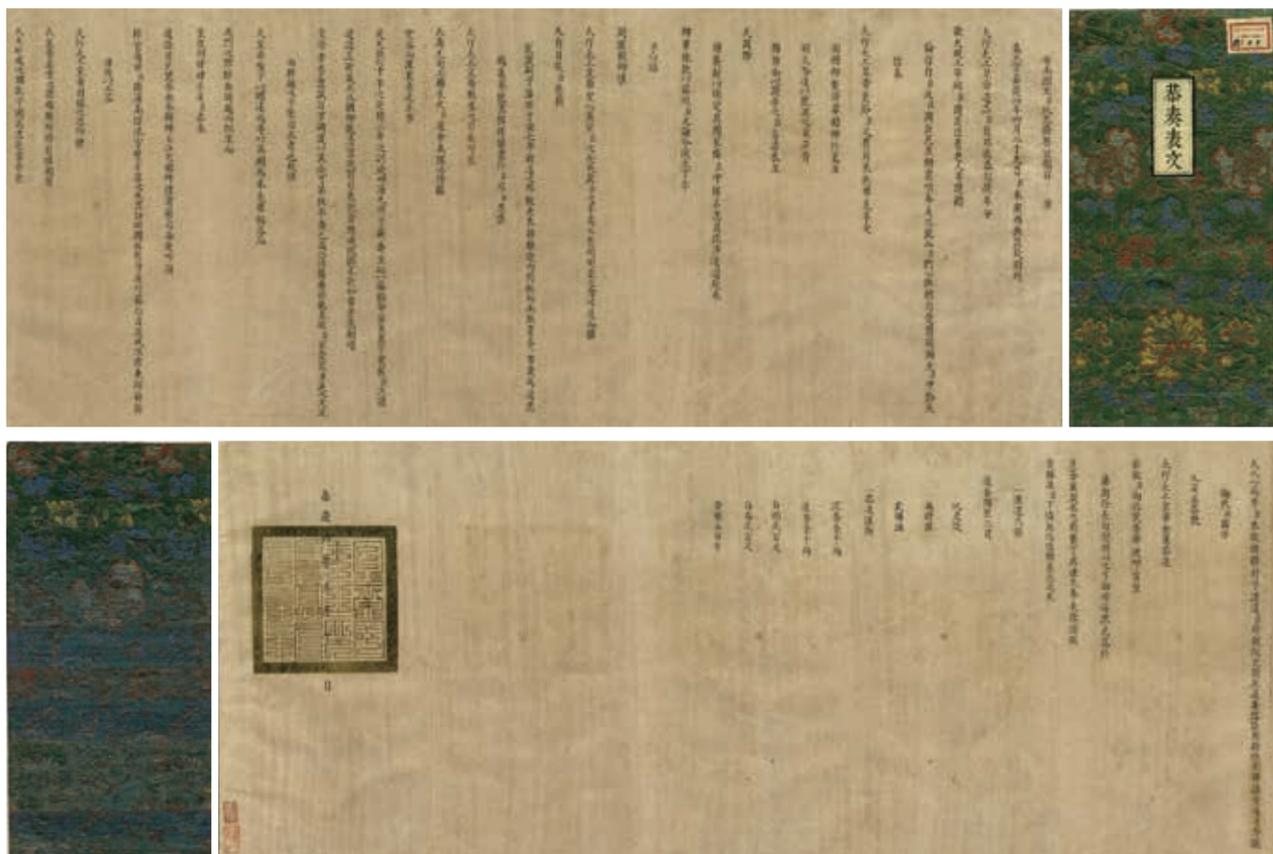
在兩國關係緊張之際，太上皇駕崩之事，反成爲一個修補彼此的契機。安南國王阮光纘在接到乾隆遺詔後，隨即敦囑各大臣準備赴京進香事宜，並在請進庚申年例貢的表文中，內附夾片先行向清廷表述，安南國王現正度修金箋與表文，近日將派遣親臣並繕備儀物，懇請赴京瞻謁梓宮等事。此夾片隨同表文於五月下旬送抵京城，嘉慶閱畢後於五月二十九日敕諭軍機大臣：

安南國王阮光纘自襲爵後，疊荷恩施，今因接奉遺詔，欲遣使臣赴京進香，自屬出於感激惻忱。但思高宗純皇帝梓宮於九月內奉移山陵，若該國王遣使進香，計其到京時已在永遠奉安之後，徒勞遠涉。著台布行文該國王，令其不必遣使赴京進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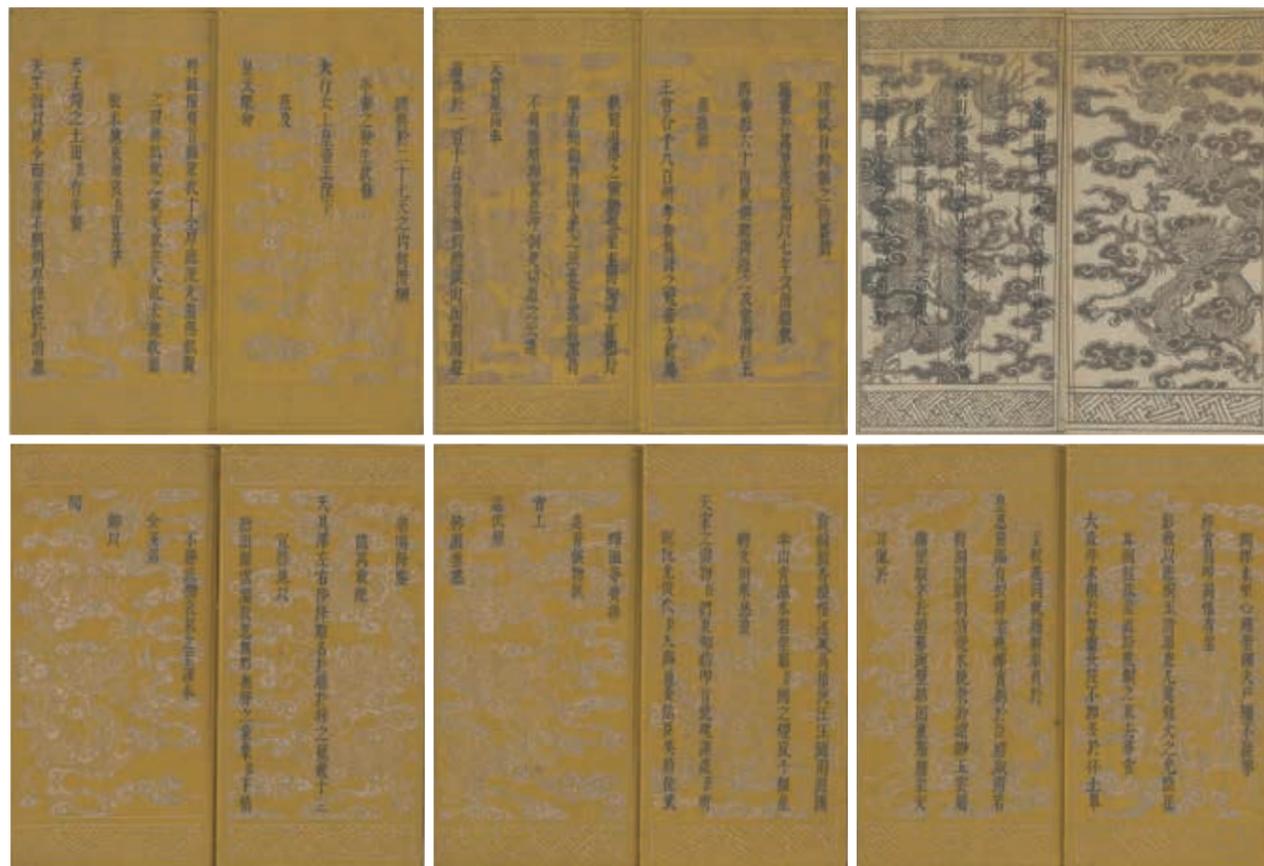
除令廣西巡撫台布行文照會安南國王採書冊形式裝潢，縱二十五公分，橫十四·五公分，全冊共九頁，內頁用紙極爲講究，除第一頁爲米色底紙飾以銀灰色五爪騰龍紋飾外，封面及其他內頁均於褐黃色紙張上繪以銀色五爪騰龍紋飾，最後再使用金線綴訂，裝幀精美，體現屬國對於宗主國的禮敬。

金箋內文以墨筆漢文書寫，箋內每幅五行，箋文以「安南國王臣阮光纘稽首頓首謹奏」開首，末以「謹奉金箋，奏御以聞」結束，箋尾奉清明年號，書「嘉慶四年五月十日」，鈐「安南國王之印」，印文爲滿漢文對照。內容表達安南屬國全體臣民對太上皇乾隆駕崩的悲慟及哀悼之意，後述個人無法親自叩謁，虧於臣禮。由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已明令革除繁文縟節，停止使用箋文，因此保留至今的「金箋」已十分少見，〈安南阮乾隆帝金箋〉已列爲國寶級文物，其珍貴性可見一般。

另一件〈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圖四），同爲安南國王阮光纘於五月十日進呈嘉慶的表文。表文格式



圖四 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安南乾隆帝金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王後裔阮福映（一七六二—一八二〇）其勢漸強，固守農耐、伺機征戰西山朝，以期復興「舊阮」政權。嘉慶六年（一八〇一），阮福映以復仇為辭，攻破富春舊都，七年（一八〇二）六月續攻破昇龍，阮光纘終敗走被擒，阮福映遂盡有安南全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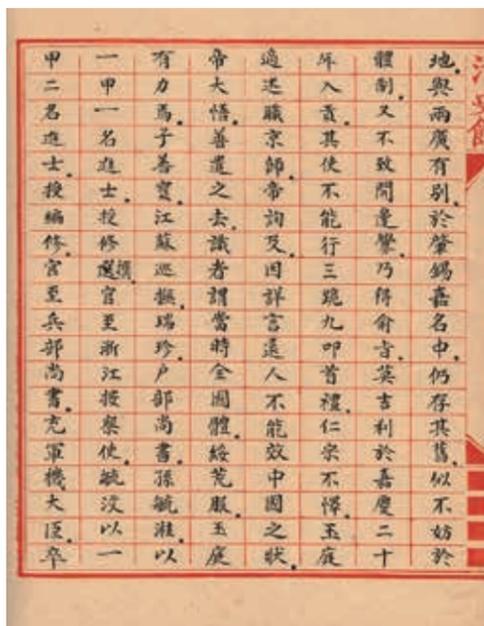
對於安南國內亂，即便西山朝在數年前派遣使節團恭呈箋表，但嘉慶則無意派兵支援任何一方，並曾諭示：「螻爭蠻觸，與中國何涉，但固我邊圉，靜以待之。」（圖五）明白揭示其對安南內戰之事不加干涉的態度。阮福映平定全越後，建元嘉隆，在對外關係上則需謀求清廷的承認和冊封，六月攻破昇龍後，隨即縛送中國盜犯莫觀扶等三名至粵，對清廷釋出善意，其後再將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等一并獻呈清朝，復表陳構兵之由，並遣使納貢請封，不僅對清朝表達恭順之意，也藉此宣示自己已取代阮光纘成為全越的新主。

對於阮光纘，嘉慶早有諸多不滿，尤其對其縱容艇匪出洋行劫、窩納叛匪寵以官職，認為是負恩反噬之

採經摺裝，置於綠色織錦團花封套中，展開後全長二〇二·七公分，縱三十三·五公分，全幅共十二扣，每扣七行，每行平寫，遇「大行太上皇」、「御」、「天」等字抬寫一、二格不等。首尾扣均貼以綠色織錦團花紋飾板，首扣正上方以墨筆漢文楷寫「恭奏表文」四字，內頁用紙則為一般米黃色紙張，表文首寫「安南國王臣阮光纘稽首頓首謹奏」，文末書明具表日期為「嘉慶四年五月十日」，鈐「安南國王之印」，印文為滿漢文對照。表文除了表達哀矜之情外，也描述四月二十九日得訊後，安南國全國臣民皆「奔走悲號、哀慟震喧」之狀。同時，為感念大行太上皇帝的封植之恩，遂遣代躬進香陪臣阮光俊、吳時位、武輝璠等三員，齎遞進香儀物，並恭輓大行太上皇帝金箋恭進。

**改「安南」為「越南」國**

嘉慶四年，中國忙於太上皇喪儀之時，安南國則陷於南北對立的內戰之中。在南方號稱「舊阮」的廣



圖七 清史臣工傳 清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廣西巡撫謝啟昆奏〈奏報阮福映與農耐相互攻擊情形〉 嘉慶7年6月8日 5扣 故宮0940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軍機大臣奏〈字寄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吉慶奉上諭嚴守邊隘持以鎮靜俟阮福映攻得安南全境或遣使請封或得阮光纘下落再行奏聞欽此〉 嘉慶7年8月6日 16扣 故宮0946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越南」之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結語

清朝入關，繼明朝之後成爲中國正統王朝，並與鄰近國家和民族維

持宗藩關係與朝貢貿易。安南國自宋以來即臣屬於中國，藉以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在乾隆末年崛起的西山朝，一度曾統一全越，但未因此長治久安，反而因內亂不斷，以及面對廣南王後裔阮福映的軍事威脅，讓年紀尚輕的安南國王阮文繼更加無力治國。嘉慶初期，正值西山朝內爭嚴重之時，嘉慶除了對安南國王支持海盜活動一事甚爲不滿外，對於安南國內事務則採不干涉態度，宗藩之間在表面上仍維持平和狀態。

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駕崩，安南國王阮光纘雖苦於國內紛爭，但爲了與阮福映相互爭取大清的 support 與正統承認，亦感念乾隆對其父子二人的封植之恩，故仍虔心修撰金箋與表文，遣令使臣連同儀物一併進呈入京。其後嘉慶雖諭示儀物退回、使臣不必赴京進香，但兩件表文仍得進呈閱覽，並長期保存於清宮之中，也就是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安南國書。

與院藏〈暹羅國金葉表文〉及〈緬甸國銀葉表文〉相較，從安南

舉，最後棄國潛逃，還將天朝所給的勅印給丟失，更爲他安上「不孝」的罪名。相對於阮福映專遣使臣恭繳所獲勅印並縛獻通盜，嘉慶則讚其「深得事大之禮」，並言「阮光纘辜恩納叛，方當聲罪致討」，若阮福映將阮光纘殺害「即可置之不問」（圖六），由此可見嘉慶業已承認阮福映在安南的正統之位。而阮福映在遣使請封的同時，亦向清廷乞以「南越」二字錫封，嘉慶對於請改國名一事頗爲猶疑，他認爲，南越之名所包甚廣，現今的廣東、廣西都包含在其地界之內，阮福映雖已平定全越，但也只是交趾故地，怎麼敢直接以南越稱之。此時廣西巡撫孫玉庭（一七五二—一八三四）上疏奏曰：

福映先有越裳古地，繼有安南，若號以越南，則百越之外乃其地，與兩廣有別，於肇錫嘉名中，仍存其舊，似不妨於體制，又不致開邊釁。（圖七）

直至八年（一八〇三）嘉慶諭示依照孫玉庭建議，將「安南」改爲「越南」，遣官冊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

國國書的形制可發現，雖然安南與暹羅、緬甸同爲東南亞屬國，但在文化上受中國影響較大且漢化程度最深。暹羅與緬甸的表文是以該國文字書寫於金葉與銀葉上，而安南國書則是以漢文寫成，奉大清正朔，採清曆法，國書形式也與中國常用公文樣式相同。透過文書的解讀與背景研究，不僅能從中了解中國與屬國間微妙的外交關係，更是研究清代與東南亞關係史的珍貴史料。

作者爲圖書文獻處助理

參考書目

1. 《嘉慶朝上諭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嘉慶朝宮中檔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清史臣工傳》，清史館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 清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
6.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一九八六年。
7. 清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